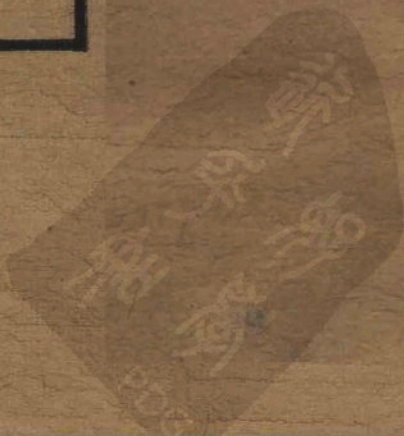


廣弘明集

五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唐釋道宣撰

內德論

李師政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
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
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警去惑絕塵
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
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沈思而察苦空無以立
匪石之信根去若網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道勝
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

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叡慧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
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視
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
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哉我皇誕膺天
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氛稜清八表救
塗炭寧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序總萬古之徽猷改
百王之餘弊搜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芟夷羣惡屏
四部之穢莠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
高昊天罔喻但搢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
鋒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

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理博考
興亡足證浮僞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
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
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
庶官歸咎佛僧寔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臣
民戒本防非何損害于家國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
則刑罰何得而廣禍亂無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無
以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增
之無筭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爲違之而暴亂
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

爲妖神比淨施於淫祀訾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
善立伽藍以崇福迷民起謗反功德以爲疣此深訕
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含毫者
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切磋所惑積稔於茲信隨聞
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訾而不信今則篤信而無毀近
推諸已廣以量人凡百輕毀而弗欽皆爲討論之未
究若令探頤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篤敬志均
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鉤深識不臻妙少有所聞微去
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辨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
通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

覈之以羣言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折淫
祀之虛誹徒有斯意寔乏其才屬詞鄙陋援證庸淺
雖竭愚勤何宣聖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譬而深
悟也如蕃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之餐儻救餒
于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顧瞻菲薄良足陋矣

辨惑一

凡十條

有辨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
多出自西胡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
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入漢及康
僧會之遊吳顯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

後乃尚浮圖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麗王侯之居旣
營之于爽塏又資之以膏腴擢修幢而曜日擬甲第
而當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
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絕
鑄鑄貨泉可以無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爲之貴
廢僧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不足廣賑
恤之仁惠欲詣闕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
以益國而利民矣吾子以爲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
何言之過歟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
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

如不及覩速禍之萌祗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所
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
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
之所謂殃豈忠臣奉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觀匹
夫之自愛尚不反醫而違卜況忠臣之愛君如何勸
殃而阻福乎何異採藥物以薦君而取農岐之所忌
求醫術以奉親而反和鵠之深致彼勸取忌而用毒
良非重慎之至意施諸已而猶懼矣矧敢安於所天
乎若夫廢宗廟之粢盛供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黻
冕克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

養親之費饒思廢養以潤屋如此者可謂忠乎可謂
孝乎且夫周棄弘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長尊勾龍立
水土之功亦爲社而恒敬坊墉小益尚叅八蜡之祭
林澤微靈猶行一獻之祀況夫三達無礙之智百神
無以儔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能匹萬惑盡矣萬德
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
死於輪迴示涅槃之常樂身光赫奕奪朗日之流暉
形相端嚴具聖人之奇表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擬議
博施兼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之
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仁聖之德

者豈爲譎誑之說哉靜而思之蔑不信矣至如立寺
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土
之所篤信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
善利民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
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了覩
福報之無量金口信實說咎因之不朽凡百士民皆
非目見縱未能信其必爾亦何以知其不然哉冥昧
不可以意決深遠唯當以聖證豈不冀崇之福資於
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
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子欲苟遂媚嫉之

褊心不弘忠慎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安上之善業乃取咎之道也豈盡忠之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餐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傳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辨傳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殫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旣

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
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
若夫尚仁爲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勸爲善以
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但褊淺而未深至齷
齷而不周廣其恕已及物孰與佛之弘乎其覩未知
本孰與佛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
空析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
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
而棄其寶夫絕羣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
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

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爲
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
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
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
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
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

此方矣

右辨佛
出西胡

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
今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秘奧地理山川之
卓詭經脉孔穴之譎候鍼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

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
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
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
六經之局敎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
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層巢之居文字代結
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
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敎之蔽通豈
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
穉藜藿長餘梁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
獲謂勝梁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

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之
迹法體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
何得論生滅于赴感計修促于來去乎

右辨周
孔不言

傅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
惑焉今又悟其不然也夫釋老之爲教體一而不二
矣同蠲有欲之累俱顯無爲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
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
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旣
同衆狃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
旨漆園內外之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常讀

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之哉抑又論之
夫生死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黃
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
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
其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
當非於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

右辨

毀佛
譽道

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言
也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與八正之
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

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
名非狂非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
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
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
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
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
煙霞之表竝稟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
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傅氏之
先毅字武仲高才碩學世號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
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揆傳令之才識